



列子卷三

宋福清 厲齋 林希逸 註
明同邑 後學 施觀民 校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
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
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
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
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蠖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臞惡
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赅聖之色無遺巧

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
 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筭珥
 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
 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
 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
 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
 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
 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
 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
 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
 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
 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
 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
 嚮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
 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
 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
 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問恒疑斲亡變化
 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

化人有幻術者也入水火以下是變物之形與穆王游
 帝居是易人之慮腥蝼皆臭氣也娥媼姿媚也曼靡窮
 窕也阿錫細織也齊紈齊整之絲紈也芷芳草也若杜
 若也承雲黃帝樂名也六瑩帝學樂名晨露湯樂名玉

衣玉食言其珍美也舍音釋不釋然不樂也不知下之
據言不見其基址也望之若屯雲言多也清都紫微天
宮也鈞天廣樂天樂也累塊累土也積蘇積草也言自
上而下視其宮室微且小也光影眩其目音響亂其耳
恐悸而不凝定精神若喪失然碩虛於虛無之間墜而
下也酒以濃為美停久則稀清矣肴未拂未敗也默存
者坐想也此言須臾之頃耳葉法喜與明皇遊玉橋亦
是此類神游而形不動此幻術之事也間於恒見者而
疑其斃亡者適之神游斃也今忘矣今之所見者常也
間異也以其異於尋常所見而疑之也以其常疑其斃
皆非真也變化之有久近豈可盡得而形
狀哉徐疾久近也模形模也斃亡與忘同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

服齟駟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棊音義主車則造父為

御音齊箇音合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

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

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
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
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
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
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
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
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此事詳見於穆天子傳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亦引用
之左氏有或如金或如玉之詩亦是此事齟駟即驂駟
也白棊齟箇渠黃踰輪盜驪山子栢天皆馬名也柳子
厚所辯八駿圖其形又怪異此亦未知其孰是孰非孰
實也巨蒐氏之國亦崑崙赤水之類以鵠血為飲以牛
馬之乳濯足今北虜以馬乳為酒亦是此類二乘乃王

之二車也別日又一日也封猶封禪也賓見也觴宴之
以酒也王母所謠白雲詩也日之所入弇山也不盈于
德言其行有慊也諧者足也德有慊而其樂自足恐後
世追數以為吾過邪招所謂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亦此意也以此樂其終身至百年而後殂世以為登假
言世人以為為死其實不死也此章之意蓋言世外空濶
猶有無窮之樂雖帝王之居未足羨也人但以耳目所
見而有歆羨富貴之心不知天人視之其為富貴者甚
爾微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
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
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
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
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
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此章之意蓋謂人世變幻之術與造物死生變化之理
其技一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
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
世莫傳焉

老成子雖不得其術但深思而自悟亦能從容變化於
有無之間故曰存亡自在在備校者翻覆檢校也變幻之
意也備校四時者變易陰陽之節也冬起雷變陰為陽
也夏造冰變陽為陰也飛陽類走陰類故飛者輕走者
重今能變易其陰陽所以飛者走走者
飛也其術無所著見故世莫得傳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

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密庸者默而用之人不得見也其道雖不可見而其功用實與人同五帝三王之所以化亦猶老成子尹文之所以幻也言其不可知之神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

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

周禮之有六夢此亦言六夢却先以覺之八徵言之故者事也言人間百事也為者日間所作用也得喪哀樂生死有形者之所同故曰形所接也接應也感應之應也

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

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六候之夢與周禮同人心之中虛靈知覺事有兆朕見於夢者正也正夢先兆之夢也噩者夢中驚噩而覺者

也思者因所思而成夢也寤者夢時見覺時事也喜者因有所喜而夢也懼者因有所憂懼而夢也懼與噩不同周禮注中却無分別此皆在我之神為之故曰神所交也交者交於外境界也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

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物我之所感自有變幻故曰感變事者八徵是也所由然者言皆由心而生也人惟不知感變之由皆自一心而始故有所疑惑有所驚怛知則不惑則無怛矣盈虛消息皆是一理故曰一體我之盈虛消息天地亦然故曰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語曰四十而不惑亦此境界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
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此三句醫書中亦有此類之語以此而言可見夢自吾心而出炳火盛貌生陽也殺陰也

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

與予人也取取諸人也此是意有所欲而夢也如渴之夢飲然

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

此心病也

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

帶與飛鳥覺時所見也夢中又變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

處暗則思明故將陰而夢火也胃氣不足故將疾而夢食皆自此必生也

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夢飲酒者或有憂惱之事夢歌舞者或有哭泣之事夢覺常相反也占夢書中多有此類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

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晝有所見形遇也夜有所夢神遇也疑定也神定則無想無想則無夢也若高宗夢說孔子夢周公則非想夢也信真也真覺者不語默而靜也真夢者不達不達於理則以夢為真也物化之往來即夢覺是也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真人覺自忘寢不夢為虛語豈知真人之事哉其覺也如忘無所着於世也心無所着則虛則一其寢安得有夢釋氏所謂夢覺一如此語極好大慧答書中有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講明夢覺一如處甚好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

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

古莽之國亦寓名爾無陰陽無日月其民不衣不食而多眠其眠五旬而一覺故以夢者為實而覺者為妄此亦間於常而疑斃亡之意蓋言人若常夢則覺之斃者反為妄矣

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

齊中也中國亦曰齊州此段言中國人又以覺為實以夢為妄審度謂度數審的也分察謂察別分明也

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阜落之國亦寓名也日月之餘光更互而照之故其國不暝唐志所言熟羊腓而日又出者世間恐亦有此等國土未可知也日月常照故其人常覺而不眠蓋謂中國之人但以晝覺夜夢為真為妄而不知六合之間又有如此國土不可但以耳目之所接者為是也凡此皆欲廣世俗狹小之見而已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

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
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
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
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
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眼中吟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
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
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
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昔昔夕夕也言夜夜夢爲國君也鍾聚也聚其思慮以營家業也吟嚙寐語也並者皆也間者安也言寬其役夫工程自減其已思慮二人之病遂皆少間此段以夢覺形容苦樂之事其言甚有味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
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
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
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
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
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
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
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
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
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

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駭鹿驚而走者御音逐也遽而藏之隍中汲汲藏之恐人見也蕉草也順塗公途也詎有薪者言豈有薪者之夢只是汝自夢見薪者言之爾汝今之夢乃為真夢矣不厭不甘也爽旦天明也仍與認同夢認人鹿無人得鹿言汝以為初無薪者無得鹿之人但為夢也士師復夢分人鹿者言未能別白其真妄亦如夢而已國相乃曰惟黃帝孔子知辯之謂非知道者不能定真妄也恂與恂同且從士師之言為之中分也此段亦是以夢覺言真妄之不可定爾其說自有味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

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

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毒之苦之也卜巫醫三者之事今人亦有之以見古今人情不相遠也弗占不入卦兆也弗禁以為藥而弗能禁止也攻之弗已不可治也自媒自薦以為能治此疾也化其心變其慮者謂此心病非他方方法所可療也求衣求食求明是求其心猶有知覺也獨與之居而不令人見故不知其所以治之者何施為也既悟而怒以世事感觸能累其心不若不知而忘之也蓋以世人憂樂得失存亡好惡能亂其心非有道者樂而忘之則不如病忘之為愈也未後却不肯說盡但云非汝所及此又是一機軸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

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魚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

此以迷疾之說又翻前段病忘之意傾動也一家之人不因一人之迷而傾其家一鄉之人不以一家之迷而

傾其鄉蓋言迷者少而不迷者尤多則不得而惑之也若天下皆迷則不迷者反為疾矣其意蓋謂今世之人皆迷於利欲而不知道反以有道者為迷也郵與尤同迷之郵者言迷之甚也榮棄也費也言莫枉汝資糧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此段蓋言人心無真見則或以妄者為是而真者為非也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悲也據此一篇語極到必列子之本書

列子卷三終

列子卷四

宋福清 庸齋 林希逸 註

明同邑 後學 施觀民 校

仲尼第四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

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
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
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
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
矣

此道且不得於一國與不得
行於當時其如天下來世何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
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
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
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

樂而知其樂則有心矣
樂而無容心者為真樂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
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
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

此章之意三轉首言樂天知命則無憂次言樂天知命
者亦有時而憂末又言知憂樂者不如不知其意蓋以
有憂有樂不如併憂樂無之知憂樂之為憂樂不若併
憂樂不知之其大旨不過如此却寓言以抑揚之其筆
法去莊子遠甚恐非列子之本書
淫也者浸淫也酷意以思之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
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
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

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廢心用形言無心而忘其形雖動用不知其為動用也能以耳視目聽六用一源之說也釋氏以音為觀音果佛日學東坡維摩贊作觀音贊一首正是此意其辭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象以耳聽非目觀唯此大士眼能觀於眼境界無所取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見語錄普說第十五段自解說得甚明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

視聽不用耳目即莊子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之意也聽之以氣聽之以心亦是此意雖不用耳目以視聽而耳目之用常與人同故曰不能易耳目之用增異者言如此則又甚異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

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曰體曰心曰氣曰神皆歸於無此乃無心之用也介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也唯然之音言一唯可聽之微也此入字下得亦好物來于我我則知之即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即是物來能名事至則應也七孔四支心腹六臟所覺所知我皆不知即是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也其自知而已矣者言我雖自知而有不

容言者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笑而不答即是前篇所謂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此意則謂夫子雖知此道而不以語人故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

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

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

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

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

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章似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尊之也西方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則佛之書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已傳於天下久矣不治而不亂者言其用世無治亂之迹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以誠感人也弗知真為聖真不聖是有推尊之意而為此不定之辭必當時有此說而未甚行故不肯指定言之也默然心計曰欺我哉形容其驚疑怪訝之意也善任智勇能用智勇以治世也善任因時者能用順時之道也孰者為聖何者為聖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

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

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

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

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

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
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言其知仁未知變通之權也此仁字與誠字一般莊列之字義不可與吾書比莊矜也同和光同塵也以四子之有我兼有之在我則能易在彼則不能易看他如此說易字便與時字相似蓋謂聖人得其全時乎而辨時乎而莊時乎而仁時乎而勇四子者各有其偏爾吾弗許者言彼學此變易時中之道而未嘗能得吾未許可之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
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日數而不及者言日日數之而不盡也謂來學者之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力微矣凡其朝朝相與辯之言傳說於天下人無不聞之

而南郭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
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
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
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
為

不相謁請不通刺而相見也敵爭也不疑斷然也人皆以為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以不相見也貌充者見面盡皆也無聞無見無言無知言其雖聞而不聞雖見而不見雖言而不言雖知而不知也形無惕者言德全而無所怵惕於外也往將奚為謂欲往見之而何所言乎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
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

闕弟子者選擇而行也欺魄者塊然其形似魄而非魄也欺者疑也以彼之欺魄視列子之形神不相偶非南郭子之比故曰不可與羣形神不相偶者言形神相離而未為一也指末行者與言言擇其最下者而與之語是以列子為不足與語也衍衍然和也專直一也在雄猶尊也狀其旁若無人之意也反舍而有疑者疑南郭子之薄列子也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

得意者造道而有得也進知者造道而有知也此下却分三轉無言忘言也以無言為言以無知為知亦言亦知者謂其雖忘言而無字猶在也此是一節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者又將無與不字作分別也不者是知與言猶在也無者是無字猶在也亦者未盡之意也此是一節及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知而亦無所言無所知方為造道之妙又是一節此即從心不踰矩之說但說得鼓舞爾今禪家正用此機關兼此段文字亦與傳燈錄辨義處語句同汝奚駭者言此乃至人之事汝何妄以為驚駭其意蓋謂汝惟未知至人之事所以有此驚駭我於至人何可及邪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

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此章序列子為學之始已見前篇心凝定也形釋忘其形也骨肉皆融化不知有其身也形所倚而立足所履而行心所念口所言皆不自覺知矣藏蓄也言之所出理皆藏蓄其中也如斯而已但如此無所覺知而止也理無所隱則至理即此可見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

同與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游者游觀天地之間也無故者日新也人但以其所見者為游觀之樂我以造化之變不常者為游觀之樂故人未有能辨知之者也故曰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非之乃曰游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言汝之游如此亦未有異於人也汝之所見亦常爾何以謂見其變乎故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言其妄謂見其變也物之無故

日夜相代于前但見其新而無故也我之為我者亦然以彼之日新為玩而不知我亦隨化而往日異一日則觀常觀變皆外游也求備於物者但以外物為觀盡也取足於吾身而無所觀於外乃為至游終身不出者知其學未至也不知所適者言其無適也不知所賦者言其無見也無適無見則無物無我無非游矣無非觀矣我之所謂游觀者如此故曰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故曰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再言至矣乎者東言自以讚美之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

能為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背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榮辱得失死生貧富視之如一皆忘世之事人如豕者無貴賤之分也吾如人者無彼我之異也家如逆旅親猶疎也鄉如蠻戎遠猶近也此皆心無係累也不可以事君交友待妻子制奴僕者無心於應世也此皆至人

之事而以為病者如今禪家罵詆也背明而立可見其心扁鵲隔牆見五臟亦有此事但此章乃喻言爾未後一轉却如此結斷者言聖智在我苟未能自忘亦謂之病故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曰執藥治病藥亦為病近於此意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
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
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
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
死者亦謂之常

無所由而常生者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之所以生泯
其知識者道也由生而生則知其所以生而生者雖此
身有終而終者未常亡此常人之見也知有生則有亡
此因生而達無生之理者故曰不幸言此知此覺反為
累也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雖生而常若無生
者此亦道也亦者近道之意也由無生而知常死其身
雖未終而自若無生者此亦常人之見也然因無生之
理而知其所以生則幸矣無用而生無容心於生也此
謂之道因此道而知所以終之理此謂之常有所以而
死此有字誤也合是無字無所用而死言無容心於死

而循其自然者亦謂之道因見道而得所以死之理
此謂之常此意蓋謂知道者乃是常人未足為高知
不知者乃謂之道也莊列之論大抵皆如此
翻騰其說釋氏斷常之論亦必源流於此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
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
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
不至者則不反

隸人衆人也季梁隨梧皆衆人也楊朱一歌而一哭則
楊朱亦衆人也其意蓋謂無所用於生而死其理本一
而歌哭異焉是未知其道也物不至至者極也物極則
反自目眇已上數句猶燈將滅者必大明是皆極則必
反之理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量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為牢籍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

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鄧析辯者也伯豐子賢者也鄧析望豐子之來欲戲舞之若汝也其徒者鄧析之弟子也彼來者伯豐子也養養之義猶孟子所謂役人役於人者也犬豕則受養於人養犬豕而為我用者人也意謂伯豐子之徒食祿於鄭受執政之養而為執政所用也多機多技巧也相位相位致也相使者相役使也其技既同各能所能不能相位致相役使而其所以使之位之者皆無技藝之人是有知有能者乃為無知無能者所用也執政有才之人也伯豐子以道自晦者也言我以道自晦雖若無能無知而鄭國之執政見用於時者乃為役於我者也彼又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

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
 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
 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
 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
 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
 脩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鍾夫有
 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
 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
 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
 乎

肆任也言能舉秋蟬之翼也此是戲言以激主問也商
 子之力天下無敵而至親之間不知其勇是能自勝
 也見所不見視所不窺得所不得脩所不為此皆不知
 之知無為之為之意學視自與薪而始學聽自聞鍾而
 始此見聞之粗者也必至於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而後
 為妙也有易於內是不聞不見者也易者事在易而求
 諸難之易也能見其所不見聞其所不聞我求諸內既
 易於此則於外之見聞無難矣既於外也無難則雖見
 聞亦不用人何由知之故其名不出於一家言雖鄰人
 亦不知也今我不能不用其力故以有力聞於天下雖
 勝於自矜負者而不能自晦至以名顯是違師之教
 而失其道也然臣之用力不能自晦亦猶勝於矜負其
 力者矣蓋以此諷王之好勇也然此書之意主於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設為此喻爾長息太息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
 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
 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

友佞給而不中漫行而無家好惟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

無師無友言其獨學也佞給口才也不中不中理也漫衍泛濫也無家言不主一家之學也韓檀公孫龍之徒也以其說與其徒自相謀肆欲以屈惑時人而非正理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

一焉

括箭之本受弦處也以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不一發也矢矢相屬不一矢也前發之矢皆中準矢則無墜者後發之矢又中其括猶銜弦然矢矢皆相屬視之一條箭也造至也準法也造準言合法也前後發

也猶銜弦者括之受鏃如受弦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烏號黃帝之弓有名者綦衛必亦箭之有名者睚不睫者言不瞬也矢墜地而塵不揚言其落之輕也鈞後於前者言前後之矢力不輕重也盡矢之勢者言矢至於近眸而盡乃落於地是其射時約矢之勢至此而盡準則之精也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

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

謁子論

子龍之徒謂牟乃為龍之徒弟安得不強為文飾其疎缺乎闕踈脫也又言其尤者更取其已甚者言之欲子牟必知其妄也意生於心今日有意不心者心意有異名也牟曰無意則心同者謂曰意則不得為心曰心則

不得為意若曰無意則心亦同無若曰有意則心亦同有是意不為心也指一物而視之則其所不指者尚多故曰有指不至苟無所指則皆至矣故曰無指則皆至有者謂之物若以有為物則天下之物豈可盡不以物為物則可以盡天下之物而皆為吾有故曰盡物者常有有影者不移此惠子所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改變也一物有一影纔動則後之影非前之影矣由後影而求前之影則未移之先是也故曰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改變也謂其說在於改變之時也髮至弱也千鈞至重也以一髮而引千鈞固不可然積其髮之勢至於千鈞等則亦可以引千鈞矣故曰勢至等也此雖強辯亦可通白色也以色而名曰白馬形也以形而名曰馬謂色為白則可謂形為馬則可若以白馬為馬則白色也馬形也二物也安得而一之故曰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雖母之所生母在則不謂之孤既謂之孤則未嘗有母矣謂之有母則非孤犢也條法也子輿怒其強辯不可得而復詰故曰汝以公孫龍之言皆合條法邪餘竅鄙穢處也謂其言若出於他竅汝亦承從之也更謁子論者如今人所謂向下文長更待來日也愠怒而不與言也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
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
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
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
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
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此章形容聖人之化天下未嘗有化之之迹天下雖化而皆不自知立我者使我生立於天地之間也極者道也帝則天理也當時之詩本以詠堯之德而大夫以為古詩此亦是形容其不知所以然之意堯於天下相忘如此故舉舜而禪之舜亦受而不辭者言堯之禪舜之受皆出於無心也

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鑑其德

若鑑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在已無居無執著也隨物而見隨用而顯形於物而道自著也其動若水無容心也其靜若鑑妍媸在物不在我隨其來而應之響之應聲自然而然也其道若物者順於物也物無非道不知道者自違之道何嘗違於物哉不用耳不以聽得之也不用目不以視得之也不用力不以力求得之也不用心不以心思得之也若以視

聽形智求道則不得其當矣形身也力也智心思也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言無方所也用之則見可以彌滿於
六虛不用則無廢之莫知其所廢而不用之時不知道
在何處也有心求者去道遠道何嘗遠於有心者無心
求者去道近道何嘗近於無心者釋氏曰道不可以有
心求亦不可以無心得即此意也默而得之自悟也性
成之者生知也知以不知故曰知而忘情能以不能故
曰能而不為不知乃真知也不能乃真能也發向也今
人亦有一發如是之語禪學曰事無一向是也情實也
若一發只是無知則何能得其實若一發只是無能則
何所能為蓋謂知以不知非果無知無知而無不知也
能以不能非果無能無能而無不能也為以不為非果
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若如積塵然若如聚塊然則雖
無為而非理矣謂無為之理不如此也以是觀之則莊
列之學何嘗以槁木死灰為主禪家曰不許夜行投明
須到絕後再蘇欺君不得乃是此意此一節乃莊列書
中大條貫五祖演論真淨語錄說冷秋秋地古廟香爐
一念萬年為障蔽光明其意正如此也此一段見大慧
語錄普說中莊子天下篇論田駢慎到塊不失
道為死人之學亦是此一塊即聚塊之塊也

卷四終

列子卷五

宋福清 虞齋 林希逸 註

明同邑 後學 施觀民 校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
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
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
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
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
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

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安得謂之古初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極止也物之之後終始無所止極如春先而夏後春終而夏始先豈為始後豈為終紀極也惡知其紀言無極也物之外事之先朕所不知者即四維上下不可思量莊子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固問堅問之也不得已而後答曰謂之無則無極既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得而知爾無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一樣語脉也莊子逍遙遊篇曰湯之問棘此曰夏革棘革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名字異同不足深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

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

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無國土皆不可知譬如在於營者但見營之人民在於幽者但見幽之人民豈知營之東又有如營者幽之西又有如幽者以中國之所見且如此况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實之者欲其即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大荒之外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亦務為高遠廣大之言莊列之書皆是如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大小相含譬如瓦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梁在柱上柱又在地上下大小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詰萬物

既如此則天地在於太虛之間太虛含天地者也太虛之外又必有含太虛者含萬物者既不可窮則含天地者亦安知其所極安知天地之外不有更大於天地者含容也此等議論皆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之廣大故為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可也讀莊列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女媧之補天共工之折天柱絕地維此皆務為駭世之言不可以為實論天之傾西北此造化至妙處若無倚蓋之勢則星辰之運日月之行何以見其盈縮何以為晝為夜此須識天文者一知之知地有上下四游之說

天如雞子則安得有柱有維乎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蹙

峙焉僊聖毒之誦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僊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

歸墟者即尾閭是也八紘八方也九野九州也純縞純白也珠玕珠玉也峙停也毒之苦之也禹疆神名也合負以六者同負而去也趣往也數者數其骨也使阨使隘狹也五山之仙聖十五鼇之三番龍伯之鈞鼇帝之怒龍伯皆寓言也今佛經多有此如三十三天香積國西方淨土之類是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僊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龍伯之滅小猶長數千又僊僥之尺五諍人之九寸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間變化不常不可以耳目所見者為定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蛟蚺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

而志之

冥靈木名也終髮即窮髮也北之又北愈遠之地也稱去聲其長與其大相稱也翼大如此身亦稱之則其大可知矣矣世人所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廣大之所乎此皆寓言却以禹益實之世言山海經大荒經皆禹所作亦猶今人言張騫窮天河也其意但因禹治水行九州伯益為山澤之虞故借其名以實其說夷堅亦猶莊子之齊諧也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

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

弗見其形觥

且豸文命普弭三切

俞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

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齊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

若雷霆之聲

因諍人之論又生麼蟲之說小之而又小者也觥俞亦古之能聽者此即莊子聽之以耳不若聽之以氣聽之以氣不若聽之以心之論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玃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檮檮柚也此數語考工記之說蓋言形氣之不定所以見造化也隨物而觀則其性皆均物各一性不得而相易造物各全其生物物各足其分巨者細者修者短者皆造物之理孰為異孰為同此數語却自端正已語終

之辭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

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太形即太行也聲相近也指通向南而通道也隱土北方地名也跳奮而往也易節一年也不慧不明也固蔽也此章其言似迂闊然以形容不已之意却甚有味釋氏言補陀大士初修行時窮苦而無所見將下山遇人於水邊磨一鐵尺問之曰磨此何用曰將以為針大士笑之曰女豈愚邪鐵尺可磨為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成後生亦磨不成大士大悟再歸補陀而後成道似此之言甚迂某嘗以為有味有益於學者若人皆存此心

何事不可為何學不可成也東坡曰徐徐而為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恐此意不堅行之不力耳東坡此語似甚淺近若研究得來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又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即此一念也操蛇神夸娥氏皆神名也無隴斷者言其地皆平雖小至坡亦無之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夸父之杖化為鄧林鄧林之廣猶數千里夸父亦龍伯之類爾此必古來相傳有此怪異之說故清虛之徒並取以入其書以為大言之資耳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天或壽唯

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天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夏革既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答兩夏革邪一夏革邪一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壽矣神靈所生即日陰陽太歲是也上章以神靈結語下章以神靈起語可見文勢禹曰有形之物或天或壽皆有道存焉唯聖人則通知之革又曰亦有不待陰陽日月而生者石卵石子何假陰陽之氣土蠃地龍何假日月之明朝菌蟪蛄豈殺戮而天松柏南山豈導迎而壽竊脂剖葦豈待五穀而飽牛馬之類豈待繒絮而暖飛禽之類豈待舟車而行此又自然而非常理可推雖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主歲之神也今日者亦用此則自古有之矣此意蓋言天下之事有可以常理推者又不可以常理推者此所以為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甑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

飭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終北窮北也齊止也限極也其際畔無止極也喬陟高山也壺領亦方壺員嶠之類甌甑瓦器滋穴之水名曰神漢出於一源分於四埒埒猶際也經營一國言此水遠一國也婉而從物順也弱骨不力爭也孳阜孳生也阜盛也此章自經旬乃歇以上言禹之所見也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傲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因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

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撓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老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又因齊國遵海而南傲於琅琊之事添此一段說話幾尅舉者言幾乎尅日而欲舉行也肆咤者肆意而叱咤也視撓者言隨日所視而指麾之也彼國之不可升者言但恐求至而不可得也此等言意亦不過謂天地之外更有勝於人之耳目所見者而已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

車馬而得之性而成之

此語吾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質性不同衣食或異隨其生而樂之此無他皆欲廣人之所見耳

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殍與罔同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廼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文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輒沐炎人儀渠皆國名也死者割也此章之言墨子亦有之兩漢夷狄傳晉之載記亦間有一二事相類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內國土不同風俗各異豈必皆如中國而後爲美我之所好安知非彼之所惡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日近遠之說相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以一理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形者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也亦然者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懸與髮均則雖髮可以懸故曰均髮均縣若物與髮有輕有重則髮必斷絕其所以斷絕者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絕不均也若輕重均平則雖欲絕而不絕故曰均也其絕也莫絕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絕也莫絕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人皆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知其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鈎荆蓀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泊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鈞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

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詹何之鈎蒲且子之弋與偃僕丈人之承蜩皆意相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平其心無強無弱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強輕可以制重此即老子柔能勝剛之論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

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沙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此章形容心稟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者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明道曰一百四病皆由它心須由我始得此語又高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也明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後心可自由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

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日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
 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
 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于手而動
 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日子之琴
 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扣商絃以召
 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温風
 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
 暴沍及冬而扣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
 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
 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次律

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不成章者言未能成一曲也柱指安指也鈞絃調絃也
 不在絃不在聲者心未安也得於心應於手則遺其器
 也未能如此所以不敢動絃也小假者小寬也觀其後
 看此後如何也當春為秋聲而秋氣應當秋為春聲而
 春氣應當夏為冬聲而冬氣應當冬為夏聲而夏氣應
 商絃屬秋角絃屬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宮為中聲故
 和氣應琴有五絃一絃主一聲此曰叩某絃者非調其
 一而廢其四蓋某曲以商為主某曲以角為主也此意
 蓋言音聲之妙可以通造化而已師文之見師襄其言
 似在一日之間安得通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觀
 可知其為寓言也微矣子之彈者言子之彈琴微妙極
 矣清角樂名也挾琴執管而從子後者言彼師曠鄒衍
 當從學於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
 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

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置糧
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櫬三日不絕左右以
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
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
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
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撫節按拍也匱乏也鬻歌假食賣歌以求食也發之謝而送之也此語亦有見於孟子者因師文鼓琴之說又及謳者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技之能神妙也如此技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有至神至妙之事乎此又其言意外之意也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

曰善哉善哉今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霖雨崩山皆琴曲名也志所想象言子期也謂其心與已心同也聲出於心汝既心與已同宜乎知其聲也於何逃者言不可隱也此必古來相傳之說取而入其書蓋言天下之事無精無粗皆有造於神妙者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

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
 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鎮其願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
 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
 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
 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
 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
 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
 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
 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

夫班輪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
 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
 而時執規矩

弁山又在崑崙之西薦之進之也漢書指紳指亦作薦
 日以俱來明日與同來也趣步俯仰皆實如人然信實
 也巧夫歎其工能之巧也鎮擊也擊其口而使之歌則
 皆合律捧其手而使之舞則應節始者以為實似人既
 久則宛如實人也盛姬羣多之姬也招戲之也諦審也
 料點檢之也合會復如初既剖散而復合其歌舞又如
 初見也木人而能行能舞猶可也聲向從出此意蓋言
 人之身亦是一身亦是假台而成目應於肝足應於腎口應於
 心何嘗由我釋氏四大之說亦類此人之巧乃能奪造
 化况造化之巧乎貳車者副車也雲梯攻城之具也飛
 鳶亦木為之也此與雪峯木毬相類自謂能之極者言
 般輸墨翟自謂極巧比之偃師又不足言技能矣所以
 終身不敢自稱其藝時乎而執規矩者謂輸翟二子皆
 廢棄工技不敢復為時乎不得已而後執之也東門賈

禽滑釐兩人名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
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
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
挺三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
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
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
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簞射之
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推扉曰汝得之
矣

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雖末雖倒背而不瞬孟
子所謂不目逃也亞學亞次也更也使其更學視也虱
既如車輪則他物皆如丘山矣燕角之弧以燕之角為
弓朔蓬之簞以朔之蓬為幹也此弓矢之精也視虱如
輪而後可射此精藝者必然如扁鵲學醫隔牆而見人
尤異矣此世間所有之事不精於學者不可與議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
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
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
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
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互相射也彼此之矢相觸而落於
地塵亦不起言其平落地也以棘刺之端而扞其來矢
亦相值而無差池也剋臂者削其臂以為識而誓也此
說似迂向游淮識軒路分者其年已近七十矣春秋大

闕第一籌年年得之渠嘗云初收王辛時相遇於六安山間王辛執弓欲射之軒之手巾中只有一條短木鎗呼辛而謂之曰我在此許汝發三矢若射我不中汝即降我我同汝見趙制置管取做官人辛發三矢皆為木槍所擊而落地辛遂拜之王辛後為光州武定都統及其至安豐有王辛舊將亦言此事與軒語一同軒忘其名矣然則紀昌飛衛之相射豈得謂誣乎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

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響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秦豆亦古之善御者也裘箕古語也已見學記學子先學箕皆竹器也治攻金也與裘何預此語素難通然考

工記有裘氏不知所主何事此官既缺恐當時所職或有近於治者今不可知矣先觀吾趨者使學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速成也轡銜唇吻在馬者也胸臆掌握在人者也履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轉旋也曲中者妙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不勞也猶考工曰其衽不敞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之從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所投無差馬行不亂也轍軌也車所行之道也車外無餘轍者車行不越乎轍之中也蹄外無餘地者蹄不亂則其地不多也山谷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一同也履木而行其說似迂觀今人緣竿履繩而躡屐者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以爲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况學道乎

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耻假力於人誓手劔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鏃鏃摧屈

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鷓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劔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劔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

其觸物也驕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趨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其行弱也悍志絕衆其志勇悍過人也痕跡痕跡也
辨其初生之禽也易子過矣甚輕汝也三劍之名方言
壓勝之術也泯然無際者泯沒而不見邊際也將且味
爽之交日初出之時也旦夕昏明之際日將入之時也
且夕猶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晝則見影夜則
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驕合作驕驕然微有聲者請
其下者求其第三劍也因其醉而斬之疑其已死遂趣
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虛劍已過如無物也蚩與癡同
丹之三擊彼以為三招如兒戲也嗑疾喉急也支彊肢
體強急而不柔和也蓋言厭勝之術自有神異而况學
道乎以此說而入其書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鋸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

哉

練鋼鍊熟之鋼金也赤刃金精其色赤也如切泥言柔
 軟也切玉之劍今雖未見火澆之布今人嘗見之世間
 自有此事果於自信者言皇子但信其耳目所及而不
 知天下有此神異之事遂以傳者為妄是誣理也從前
 鋪說至此方結以兩句蓋謂人各以其淺近之見而疑
 此廣大之言非知理者也

列子卷五



